

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下邳（今陝西渭南）人。貞元進士。新樂府運動的主要倡導人。早年所作諷諭詩，較廣泛尖銳地揭露了時政弊端和社會矛盾。晚年詩文多怡情悅性、流連光景之作。有《白氏長慶集》。

## 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

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

朱紱<sup>①</sup>皆大夫，紫綬<sup>②</sup>悉將軍。

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

尊罍<sup>③</sup>溢九醞，水陸羅八珍。

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

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sup>④</sup>。

是歲江南旱，衢州<sup>⑤</sup>人食人！

① 朱紱，繫印用的紅色帶子。

② 紫綬，綬和紱是一樣東西，只是顏色不同。

③ 尊罍，指古代裝酒的器具。

④ 氣益振，神氣更加不可一世。振，唸平聲。

⑤ 衢州，今浙江省衢縣。

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住在長安時，把他耳聞目擊的社會現象，寫成了著名的《秦中吟》組詩。一共十首。在這一組詩裏，詩人大膽地揭露了當時社會中存在的貧富懸殊及其尖銳的矛盾，指出在人禍天災雙重夾攻下，社會基層面臨的無比苦難。如賦稅的額外徵斂，迫得「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天災之後，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慘事。而封建統治者則「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大多數人在死亡線上掙扎，另一邊少數人卻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詩人面對這種使人悲憤的現實，不能不向封建權貴表示極大的憤懣，並發出強烈的抗議。《秦中吟》這組詩就是這樣寫下來的。

這首詩是《秦中吟》組詩之一，它是針對那些只知醉生夢死地享樂、把人民生命視如草芥的達官貴族（主要是當權的宦官）展開攻擊的（中唐以後的宦官，比歷代宦官都要不同。詳下）。詩中對於他們的糜爛發臭的生活，先加以形象性的描寫，然後在最後兩句裏，用「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為反襯，對比強烈，思想鮮明，具有極強烈的藝術效果。這是白居易所常用的也是成功的一種手法。

中唐時代的長安，雖然經過「安史之亂」和吐蕃入侵，受到兩次嚴重的破壞，可是戰亂過後，統治者卻並沒有因此稍為振作些；相反，他們在剝奪和享樂方面，卻還要和前代的統治者比賽高下。在長安，舊的第宅庭園荒落了，新的又一批一批的出現；舊的玩樂已經厭膩了，新的玩樂花樣又代之而興。對基層的壓榨剝削，更是一天

兇似一天，巧取豪奪的名目，年年月月層出不窮。因此，長安還是一個在無數人民脂血之上積累起來的表面上十分繁華的帝都。那個時候，宦官掌握了大權，連皇帝的威嚴也開始受到他們的干涉。因此帝都之內，比所有臣僚都更為烜赫的，就是這些所謂「內臣」（太監）。詩人一開頭提到的「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的傢伙，就是這一批人物。

這批人物不僅掌握了政權，還掌握軍權。本來，宦官統兵，是從肅宗時代以魚朝恩監督神策軍開始。神策軍調駐長安，正式成為禁軍，長安軍權從此落在宦官之手。德宗時代對宦官更為重用，他們的頭子不但掌握了禁軍，還兼任樞密使，因此皇帝的統治權力，在軍事上也落在宦官手裏。詩中對這一情勢是正面點出的，不但指出他們「朱紱皆大夫」，並且還是「紫綬悉將軍」；他們既是宮中的權力者，和朝廷中的高官，又是軍隊裏的統領，所以他們又常常「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

正因為宦官在當時是這種人物，詩人的矛頭也就毫不猶豫地指向他們。詩的開頭八句，通過他們在大街上疾馳的氣勢，通過路人的一問一答，寫出了在群眾眼中他們的既可鄙又可恨的醜惡形象。詩人特意把宦官作為描寫的對象，在這裏是有時代的典型意義的，也是擊中要害的。

「尊罍溢九醞」以下六句，進一步具體地寫出這批人物的奢侈淫逸。他們杯中有最名貴的美酒（所謂九醞，漢代已經見於著錄。曹操有《上九醞酒法奏》，據他說是得

自南陽人郭芝的秘傳），盤中有水上陸上各種珍饈，還有來自洞庭（指太湖中的洞庭山）的橘子，網自天池（即海）的魚。所有這些，都不知費盡多少人民的血汗。而這批權貴，在飽食以後，顯得那麼安閑自在，喝醉之餘，驕橫的神氣也更使人難耐了。在這裏，詩人句句鋪張豪華，但句句都是極端鄙視。我們彷彿可以看到詩人對他們的橫眉冷眼，感到詩人燃燒的滿腔怒火。

刻畫了這批人物的嘴臉以後，詩人就從另一角度告訴我們一個驚心動魄的事實：「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原來老百姓已經到了這樣淒慘的地步，可是另一面那些權貴們卻半點也無動於衷，依舊過着如此荒淫無恥的生活！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時代？詩人不禁要向千萬個讀了這首詩的人發出質詢，並且迫使讀者自己去尋求解答。

如前所述，當時宦官是掌握軍政大權的人物，氣焰囂張，不可一世。可是我們的詩人卻敢於正面加以攻擊。像這一首詩，簡直指着他們鼻子痛罵。它在當時權貴中引起的震動，無疑是很大的。後來詩人給他的朋友元稹的信中，也說到「聞《秦中吟》，則權貴豪近者相目而變色矣！」由此可見詩人的戰鬥性格是何等鮮明。

## 錢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賈亭西<sup>①</sup>，水面初平雲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題目是《錢塘湖春行》，要在詩裏點出錢塘湖（今杭州西湖），不難；要寫出春景，也不難；但要寫出是春行，卻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很容易「春行」會變成「春景」——春是有了，行卻沒有了。

有人說，寫出春行有什麼困難，詩中不是分明有「最愛湖東行不足」的句子麼！

依我看不是那麼簡單。要真正寫出春行，不應該滿足於一般行動的敘述，而是要在情景交融的描寫中，把境界一步一步向前開拓，使讀者分明感覺到詩人正在一面走着，一面欣賞眼前景色。正如看宋代名畫《清明上河圖》，畫家並沒有站出來給你做嚮導，可是通過那巧妙的佈局，欣賞者卻分明服從畫家的指引，逐步地從城外走向城

<sup>①</sup> 孤山，在西湖後湖和外湖之間，風景秀麗。賈亭，唐代貞元年間，賈全做杭州刺史時在西湖建的亭子，不久即荒廢。見《唐語林》。

內，一一瀏覽了汴京的風物。詩要寫出春行，光依靠「行行重行行」、「一去二三里」的敘述方法，是遠遠不夠的。以本詩來說，是否寫出春行，不在於已經說到「最愛湖東行不足」，而在於有沒有創造出使人感覺得到的春行的境界。

詩的第一句點出錢塘湖，第二句點出春天。「水面初平」是湖水初與堤平，春水初生的景象。「雲腳低」也是春天乍晴乍雨常見的景色。這都不必細說。

下面四句就着重寫出「春行」所見了。

「幾處早鶯爭暖樹」——天氣暖和了，有幾處樹上都聽見了黃鶯清脆的歌聲。牠們唱得此起彼落，前呼後應，就像是為了多佔一些陽光而爭吵起來。「你們在吵鬧些什麼呀！」詩人的心頭和嘴角都浮起了笑意。

「誰家新燕啄春泥」——轉過眼來，雙雙燕子迎風飛掠，銜着泥草，忙着築巢。我們的詩人對牠們又發生了興趣：「你是定居在哪家門庭的燕子呵！」忍不住停下腳步來，要看牠一個究竟了。

「亂花漸欲迷人眼」——愈往前走，花也愈多起來，樹上是花，地下也是花，這裏是一叢花，那邊又是一叢花，各種各樣的姿態、顏色、香味——這才叫做「亂」，這就連眼睛也給鬧得亂起來了。

「淺草才能沒馬蹄」——還有，地上那些綠茸茸的芳草，也同樣令人滿意，長得不長不短，就像鋪開了一張毯子。馬兒在上面走，剛好只能掩沒馬蹄。

這四句詩，初看起來，一是鶯鳴，二是燕飛，三是花繁，四是草淺：好像都不過是春天的景色。但是仔細尋味，每一句都包含着詩人的感受在內。合起來看，詩人一路之上賞心悅目的情景又如在目前。這就恰好是寫出了春行而不只是描畫春景。

讀者試把第三句的「幾處」兩字去掉，把第四句的「誰家」兩字去掉，看是不是就有所欠缺。我看刪掉這四個字，這兩句就變成了春景，不再是春行了。又試把第五句的「漸欲」兩字去掉，第六句的「才能」兩字去掉，看又是什麼樣子。我看同樣也傳達不出春行中那種賞心悅目的神情。再吟味一下：那麼，「幾處」是顧盼的神情，「誰家」是疑問的口氣，「漸欲」暗示了緩緩行進，「才能」寫出了心裏的掂量。不止有景，更是有情。可見它們都很重要。詩人苦心推敲的，有時正是這些帶關鍵性的字眼。

最後，詩人用詠歎來加以收束：最值得留戀的、觀賞不盡的是湖東的景色——也就是「綠楊陰裏白沙堤」一帶的景色。

八句詩，兩起兩收，中間四句鋪陳。結構緊密，章法整齊。

清人趙翼《甌北詩話》說：「（白居易詩）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煉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我們細讀白居易的詩集，可知這並不是泛泛的恭維，拿這一首詩來說，就足以當得起這幾句評語（自然，白居易有些詩也是比較粗率的，這裏不能詳論）。它平易自然，並沒有晦澀的語句，流麗條暢，完全不見斧鑿的痕跡，但是，平易卻不流於粗淺，條暢也不陷於浮滑。而且愈是尋味下去，愈能發現作者在

鍛煉字句上所下的工夫，只因為鍛煉得精純，所以才顯得毫不吃力，毫無做作。正如優秀的戲劇演員，處理難度很大的動作能夠雍容不迫，遊刃有餘，使人只感到美而忘了其中包含的難度。

白居易平時是「力學不知疲，讀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白氏長慶集·悲哉行》）。他寫詩也是「塗改甚多，竟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隨園詩話》引周元公的話）。這和演員「台上一見，台下三年」的苦練，也沒有什麼不同。